

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

——再谈《霸王别姬》

陈婷婷 (山东英才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4)

摘要:《霸王别姬》影片选择政治变换动荡的时代作为背景,以国粹京剧作为主人公从事的职业和爱恨交织的节点,诠释了人们对理想的憧憬中,又有面临现实的无奈,不同阶层背景的人,在感悟灵魂寄宿的同时,面临的又是如何的感伤。涵指真正把握一个心灵期待与现实度量之间的平衡才是智慧的体现,也是该影片对真实世界的教育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理想;现实;《霸王别姬》

多少年前我看了《霸王别姬》,因为吸引如今又重温,再次体味它所寄予的沉重。陈凯歌曾经说,“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在《霸王别姬》的诸多恩怨离合,人心交错的故事深处,也许正掩埋着他对文化的思考。文化的思考是抽象的概念,我们从电影中观赏的是光与影,是对白和眼神。

影片中每个场景都有着浓厚的京韵,人物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环境孕育了这样的人。不同时期的街市上弥漫不同的气息,戏班子所在的四合院是最典型的老北京建筑,张公公的府上和袁四爷的家虽都富足但是又不相同,花满楼妓院里菊仙的与众不同,还有成串的冰糖葫芦,胡同里的吆喝叫卖,未尝不可以揭示为文化的体现。其中京剧作为国粹,在诸多的文化景象中又显出了它熠熠生辉的风采,唱词,唱腔,身段,走台,传统精华中的文学,音乐,曲艺,甚至杂技,都作为京剧的元素共同支撑起这华丽的瑰宝。

然而,这样的瑰宝背后是血泪的历史,中国的传统艺人为了精湛的技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人在生存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寻求最好的平衡,从旧社会艺人的角度出发也许对此更加深有感悟。小豆子和被母亲剃下的指头一样被抛弃了,从此寄身戏班,无家可归。在寒冬滴水成冰的夜里,小石头被罚在院子里跪着不许起身。小癞子看见舞台上光鲜的角儿时发出他们需要挨多少打才能成为角儿的感慨。而光鲜的角儿并不接近幸福,他们是权势者的玩物,没有地位也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无数的京剧艺人就这样从幼时起在每一个夜里压腿而眠,在师傅的鞭子下成为角儿,在追求艺术理想和自我发展道路时不得不忍耐当权者倾轧这一社会现实。这本身就是时代的悲剧,是难以令人喘息的舞台背后的悲剧。

程蝶衣的身上集合了这样的悲剧。九岁时被母亲断指抛弃,在戏班里残酷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师兄带给他唯一的慰藉,段小楼为他挡住师兄的欺侮和师傅的责打,所以他依赖段小楼。用一句充满文艺气息的话来说就是,段小楼是对于他很特殊的人。戏班里的现实是残酷的,于程蝶衣而言,结交段小楼好似风沙弥漫的荒漠里发现了一棵绿树,是生存现状中的一抹希望,可以给他身体上的庇护和精神上的依托。但是随着坤角儿的定位,从张公公府上出来的程蝶衣已经对师兄产生了兄弟以外的情愫。本性纯美,醉心于理想的程蝶衣把虞姬与霸王的角色延伸至舞台上,在他心里认为自己就是虞姬,而师兄会如同霸王一样时刻保护自己,与自己终身厮守。但当段小楼迎娶菊仙时,程蝶衣的虞姬梦碎了,他与师兄厮守一生的理想被活生生的现实击的粉碎,这个曾给程蝶衣最大保护的人也给他带来最大的伤害。爱使人脆弱的反面是无欲则刚,爱所产生的欲念之强大足以产生毁灭的力量。戏如人生,过度追求理想化状态的程蝶衣,不得不在失去师兄的痛苦现实中活下去。

段小楼和程蝶衣并非一样的心思,他只限于和程蝶衣的兄弟之情,迎娶菊仙之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世俗的生活。程蝶衣心中

的怨怒之情蓄积的出口是从此分道扬镳,直到师傅的责打使得二人再次联手。但是在大风大浪中,个人不过是颠簸之船。经历张公公,袁四爷,日军,国民党之后,二人在文革时期的互相揭发达到电影的一个高潮。我们但愿段小楼和程蝶衣是始终有感情的,但是感情和现实中个人利益相较量时,竟是这样的没有胜算。菊仙上吊自杀后,程段二人自此分别。二十二年后的重逢,是再次合演《霸王别姬》,唱罢最后一句,程蝶衣拔剑自刎,成就了真正的虞姬。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多年的程蝶衣最终还是选择了理想,他成就了虞姬的同时,也彻底实现了内心多年的理想。

不论是否因为感情因素在作祟,观众都不愿简单地把程蝶衣的悲剧划归为是因为他个人的以人生为戏,是过分的罗曼蒂克行为。其原因就是美,当美达到某种极致,我们常人就无权去评价对错,只有惋惜和感慨地余地。我们会忘记菊仙是段小楼的选择,我们像程蝶衣一样愤愤地将其看作是插足者。当感情存在,当美和理想展现在观众眼前时,现实和理智开始显得薄弱,这也是人类的可贵和可悲吧!

与程蝶衣的痴情真摯理想化相比,最对立的人物是八面玲珑的那坤。他出场时装腔作势来审查小豆子的表演,情节发展到后面才知道他原来只是对张公公卑躬屈膝的人罢了。他化解学生的围攻时抓住了最关键的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周旋在出现矛盾的段小楼和程蝶衣之间来保住票房的稳定。他深谙现实生存之道,恰到好处地掌握着世俗的生存法则,对上巴结讨好张公公,对下显派头摆威风。当他在判决程蝶衣汉奸罪的法庭上支吾时,我们很难将其理解成是心虚怯场,倒是更像他圆滑高明的处事方式的一种适时的表现。

同样在社会中识时务生存的还有菊仙,与段小楼的正直和程蝶衣的痴情相比菊仙也许显得很庸俗,但是她尽心维护的是她所爱之人,她在时局中保持着理智和圆通。开文艺大会时最有代表性,她为段小楼送伞,暗示他不要附和程蝶衣,而要顺应民心。但是她始料未及的是,最终把她逼上绝路的不是变换的残酷时局,却是她爱的所要竭力维护的人,段小楼。菊仙是世故的现实的,因为她知道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生存下去,但是在爱情面前她又是执着于理想的。她无法像现代的都市女性一样视男人如衣物一般可换,她只具备旧时代女性的特质,她在保护段小楼和她的家庭时同样也依附于他们,当她意识到爱人以背叛出卖的方式离去时,她对于爱情对于家庭的理想破灭了,因而她选择了死亡,也许其中难免有男女的差异。男人选择的是现实的世界,女人选择的是理想的爱情,菊仙抛弃了世界因为失去爱情,段小楼为了世界才出卖了爱情。

影片选择政治变换动荡的时代作为背景,时间跨度达到半个世纪,以国粹京剧作为主人公从事的职业和爱恨交织的节点,陈凯歌对文化深沉的诠释和张国荣等演员的出色表演,使本片获得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一部作品赢得观众真正认同和思考的同时能拿到奖项是两全的事,它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标准。但是对于人而言,要保持人生的理想又要实现现实的存在却不像一部影片一样简单。我们渴望纯粹的爱情和友谊却在物欲和利益中挣扎不已,我们有所向往的职业却为了生计在某个相对稳定优厚的岗位上度日。这种永恒存在的矛盾未必需要提升到什么高度,日日啃噬是最可怖的事。我们不是幻想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我们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把握一个度量和平衡才是所有的智慧和意义所在。